

人格结构与自体结构:从弗洛伊德到科胡特

张永洪*

(武汉忠德心理医院, 武汉 430010)

摘要:精神分析的发展呈现一条清晰的主线:从驱力理论和自我心理学到客体关系理论再到自体心理学。文章通过共情-内省的方法并结合临床实践对这些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精神分析的人格结构理论也呈现一条主要发展脉络: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纵向维度)到费尔贝恩的人格结构(纵横交错)再到科恩伯格的内部客体关系(横向维度)和科胡特的自体结构(纵向维度)。自体表象与夸大自体影像、客体表象与理想化双亲影像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自体结构(雄心、技能、理想)可以被视为人格结构(本我、自我、超我)的“升华版”,它与内部客体关系(自体表象、情感、客体表象)具有同源性。文章阐明这些相关性和延续性,有利于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的整合发展。

关键词:精神分析;人格结构理论;相关性和延续性;整合

中图分类号:B84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26)01-0031-09

1 引言

1923年,弗洛伊德(2011)发表《自我与本我》,自此,(人格)结构理论成为古典精神分析的核心部分。20世纪40年代,费尔贝恩(2022)率先发展了客体关系背景下的人格结构理论,它影响了后续科恩伯格的内部客体关系和科胡特的自体结构等结构理论的发展。从弗洛伊德到费尔贝恩再到科恩伯格和科胡特,人格结构理论的发展呈现了较强的延续性,本文尝试阐明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精神分析的发展呈现出一条脉络清晰的主线:从古典精神分析(驱力理论和自我心理学)到客体关系理论再到自体心理学。格林伯格和米歇尔(2019)详细介绍这条主线代表人物的理论并进行了相关的比较研究,将“比较精神分析”发扬光大。尽管有丢失原创者原意的风险,但比较精神分析有助于找到各个理论之间的异同点并促进理论和临床实践的整合发展。

本文主要从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的角度集中阐述精神分析人格结构理论的发展变迁。这既来源于理论思考,也来源于临床实践。共情,即替代性内省,是一种能够思考和感受他人内心生活的能力(科胡特,2011)。精神分析是一种复杂心理状态的心理学,它通过共情-内省的方法对人类的内心生活进行持续的观察,收集资料并加以解释形成理论(科胡特,2013)。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借助

共情-内省的方法并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将理论之间的异同点进行直接的逻辑推演及比较研究得出结论。

仔细探究精神分析的发展主线,发现一些核心概念之间具有很大的相关性,比如:自体表象与夸大自体(影像),客体表象与理想化双亲影像,超我与内部客体与自体客体等。这些概念是人格(自体)结构的主要构成成分,因此,有必要详细探讨其来龙去脉。首先进入“表象的世界”。

2 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 vs. 夸大自体和理想化双亲影像

叔本华(2012)说,世界即是表象。他还说,当人们去认识世界时,那么人就是主体,而世界则是客体;当人们的意识在反省和认知自己本身的时候,人的身体也就成为了客体。在精神分析中,客体,主要指重要的他人,或者其身体的一部分(比如,乳房),或者附于情感的物品(比如,玩具熊)。人类生命早期(尤其是6、7岁以前)与重要他人(父母或照顾者)的相互作用和依恋关系形成了内部心理世界,称为“内部客体”。其中以自己本身作为客体来体验形成自体表象,对外部客体的体验形成客体表象。这些自体表象、客体表象的形成往往伴随着早期(潜伏期的早期以前为最重要阶段)发展过程中强烈的情感体验并受到客体的回应方式(是否共情)、成长情境、气质倾向、幻想、防御机制等诸多因素的

* 通信作者:张永洪, E-mail: whremind@163.com。

影响。内部客体(自体表象、客体表象以及相应的情感)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主要人格特质以及与他人相处的关系模式,尽管在潜伏期的中后期至青春期这个第二重要的成长期甚至成年后也可能带来一些人格变迁,但都是次要的或者是一种调整。

克莱因在弗洛伊德“超我”的基础上发展了“内部客体”的观点(格林伯格,米歇尔,2019),并根据力比多和攻击驱力的二分法将内部客体分为好的和坏的。在儿童的潜意识幻想中,“好的”代表好乳房、好妈妈、好宝宝、爱和被爱;“坏的”代表坏乳房、坏妈妈、坏宝宝、憎恨和破坏。婴儿在最早期(大约0~3、4个月)将好乳房和坏乳房分裂开来,这样的分裂导致爱与恨的分离,于是,婴儿体验到第一种焦虑:迫害焦虑。这种好与坏以及爱与恨远远分开的状态即为偏执-分裂位置(Klein,2014)。大约4~6个月的时候,婴儿开始整合之前对母亲分裂的感觉,开始能够感觉到母亲是好坏兼备的,这就引起了第二种焦虑:抑郁焦虑。对母亲爱与恨的部分不再被感觉为互不相干,结果是害怕失落的感觉增加了,这引发了婴儿哀悼和罪恶的感觉,于是婴儿的发展进入了以抑郁位置为主的发展阶段(Klein,2014)。之后儿童的发展总是在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之间来回摆动,这两个位置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循序渐进、相互交织与相互影响的(Klein,2014)。

雅各布森引入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来描绘内部客体的图景,即“表象的世界”。她提出,婴儿快乐与不快乐的体验导致对客体(母亲)产生特定的、具有发展意义的重要反应,随着满足与不满足体验的增长,就形成了关于满足的(好的)与挫败的(坏的)母亲意象。这些意象,与伴随的情感态度一起,构成了内部客体关系的起源(格林伯格,米歇尔,2019)。雅各布森将“原初自恋”(primary narcissism)这个术语用于婴儿的最早阶段,在这个阶段未分化的力比多和攻击驱力将会被投注到未分化的自体-客体表象混合体上,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混合体被分化为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Clair,2002)。个体发展成熟意味着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的界限稳固、清晰,而如果两者之间依然联系紧密(未分化或分化不够)的话,针对客体表象的攻击性就会转而攻击自体表象,这可能导致抑郁症或其他精神障碍。

科恩伯格在克莱因、雅各布森等人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客体关系理论。他认为,最基本的心理结构为认知-情感单元,被称为“内部客体关系”,它是对关系模式的一种心理表象,包括了对自

体的表象(自体表象)、对与他人互动的表象(客体表象)的互动,以及与特定情感状态的关联(卡利格等,2021)。与克莱因的描绘相似,科恩伯格认为,婴儿最初将体验为满意的、好的意象(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与体验为不满意的、坏的意象分隔开来,形成精神内部的分裂组织:全好或全坏的意识。在儿童正常发展的头几年,这些极端的好与坏的意象开始逐渐整合。这些整合导致了内部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变得更加复杂化与现实化,而且承认现实中的人是好与坏的混合体。而那些发展出边缘人格组织的儿童则没有完成这个整合过程,保持了内部分裂的机制,这个原始的防御机制便是边缘人格组织的核心病理特征(Clarkin et al.,2012)。

图1形象地展示了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的分裂与分化的相互联系和区别。分裂的整合与分化是同时发生并相互作用的:分裂的整合促进分化;反之,分化不良导致分裂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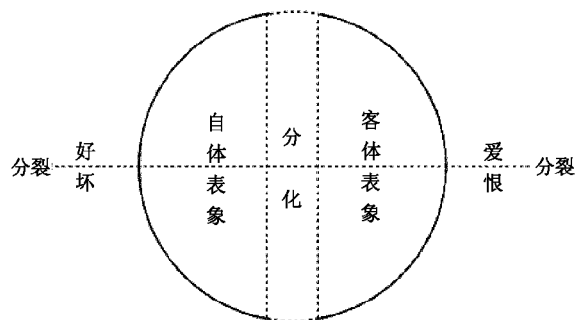


图1 分化与分裂的联系和区别

科胡特原创地使用“夸大自体(影像)”和“理想化双亲影像”来描述自恋发展的两个维度,后来他又加入了“孪生关系”这个维度。这三个早期的自恋幻想构成了自恋的古老形态。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如下。(1)如果儿童能够得到早期(主要是六七岁以前)的自体客体共情温暖的照顾(恰到好处的挫折),经过转变内化作用,自恋的古老形态将转化为成熟形态:夸大自体转化为现实的雄心,理想化双亲影像转化为合理的理想,孪生关系促进儿童的天赋和技能充分发展,统整的“自体结构”(雄心、技能、理想)得以达成。即使如此,在其一生中,仍然需要成熟自体客体的支持。(2)如果早期的自体客体对自体的回应是缺乏共情、创伤性的,自恋的发展将受到阻碍,个体可能形成自恋人格,表现为:自大感、羞耻感、驱力化、抑郁和空虚等。(3)当自恋人格的个体进入精神分析情境,如果精神分析师(以下简称:分析师)给予共情的回应,那么,个体将自

动发展出稳定、持久的自体客体移情。(4)当自体客体移情出现后,个体就重启了早年被中断的自体发展进程,分析师凭借大体上精确的基于共情的理解和解释,恰到好处地暴露出个体的挫折,于是转变内化作用发生,个体修通达成一个统整的自体结构并痊愈(张永洪,2017)。

从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夸大自体与自体表象、理想化双亲影像与客体表象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在科恩伯格看来,婴儿最早将自体表象、客体表象分裂为全好和全坏的意识,在生命的头几年,正常发展的儿童逐渐将它们整合成更加现实的、适度好的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在科胡特看来,夸大自体影像是全好的自体表象(我是完美的),理想化双亲影像是全好的客体表象(你是完美的),在生命的头几年,正常发展的儿童将它们转化为合理的雄心和理想。因此,“合理的雄心”等同于“适度好的自体表象”;“合理的理想”等同于“适度好的客体表象”。据此推论,“统整的自体结构”(由现实的雄心经由基本的天赋和技能达成合理的理想)与“整合的内部客体关系心理结构”(适度好的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以及相应的情感)实际上是等价的,如图2中的阴影部分。在科胡特(2011)的语境里,成人对自体客体的经验是成片(sectorial)而非分割的(segmental),因此,雄心和理想可以被视作更加累积和整体的意象。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可以好、也可以坏,更加便于表征心理结构的局部和碎片化的意象。与边缘状态和精神病不同,自恋人格障碍的个案“基本上”(但仍有缺陷)已获致一个相对统整的自体(cohesive self)(科胡特,2012),因此,更加累积的、整体的以及好的雄心和理想比较符合自恋人格障碍的内部心理图景;而更加碎片化的、好与坏分裂的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则更符合边缘状态或精神病的内部心理图景。

图2的上图以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分别为横、纵坐标轴来展示内部客体关系心理图景的不同表现形态。假设:100%为全好的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20%至80%为适度好的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若超过80%的限度,个体可能对自己和他人太过理想化;若小于20%,则对自己和他人的信心太弱了一点。那么,落在图中第一象限阴影部分的个体为健康型人格结构:适度的你好、我好。落在第二象限的个体为自卑型人格结构:你好、我不好。落在第三象限的个体为抑郁、边缘型人格结构:你不好、我不好。

落在第四象限的个体为优越、夸大型人格结构:你不好、我好。

同样地,图2的下图以夸大自体和理想化双亲影像分别为横、纵坐标轴来展示自体结构的类型。落在第一象限阴影部分的个体为健康自恋型自体结构:有合理的雄心和理想,20%~80%为合理。落在第二象限的个体为好高骛远型自体结构:有理想、无雄心。落在第三象限的个体为无所事事、“躺平”、抑郁型自体结构:无理想、无雄心。落在第四象限的个体为优越、夸大型自体结构:无理想、有雄心。

这些分型是根据共情-内省的方法并结合临床经验来推演的。比如,一位边缘人格障碍的个案觉得自己是垃圾且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与此同时,他也觉得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所有人都在压榨他。他感到异常空虚且活着没有意义。分析师共情到个案的感受,并体验、内省到他具有一个低劣的、非常不好的自体表象,与之配对的是一个邪恶的、非常不好的客体表象。很显然,该个案属于抑郁、边缘型人格结构(如图2上图第三象限所示)。

再比如,一位高功能的自恋人格障碍的个案认为自己对工作缺乏热情、无法深度投入,且有一种淡淡的抑郁情绪。然而,个案凭借其才华,确实可以获得一些优越感。分析师共情到她的理想、目标尚不明确,经过3年多的分析,个案转行到了她热爱的职业,其抑郁情绪大为好转。很显然,该个案属于优越、夸大型自体结构(如图2下图第四象限所示)。

通过共情-内省并结合临床经验发现,一些边缘人格障碍的个案具有低劣的自体表象以及残酷的客体表象。他们的自体比较破碎,所以还无法形成理想、目标,因而感到空虚且无意义。一些自恋人格障碍的个案基本上具有“好的”(有时表现为过度好的)自体表象(雄心),其“好的”客体表象(理想)并非没有形成,只是被压抑而没有清晰显露而已。因此,图2展示了自恋人格障碍和边缘状态的不同表现形态(类型),该图也可以根据个案所处象限和具体位置标示其病理的严重程度。分析师根据个案人格病理的类型和严重程度制订相应的分析策略。这些可以对理论研究和临床工作提供参考和指导作用。

鉴于夸大自体和自体表象、理想化双亲影像和客体表象具有如此高度的相关性,有理由相信,超我、内部客体、过渡客体、自体客体之间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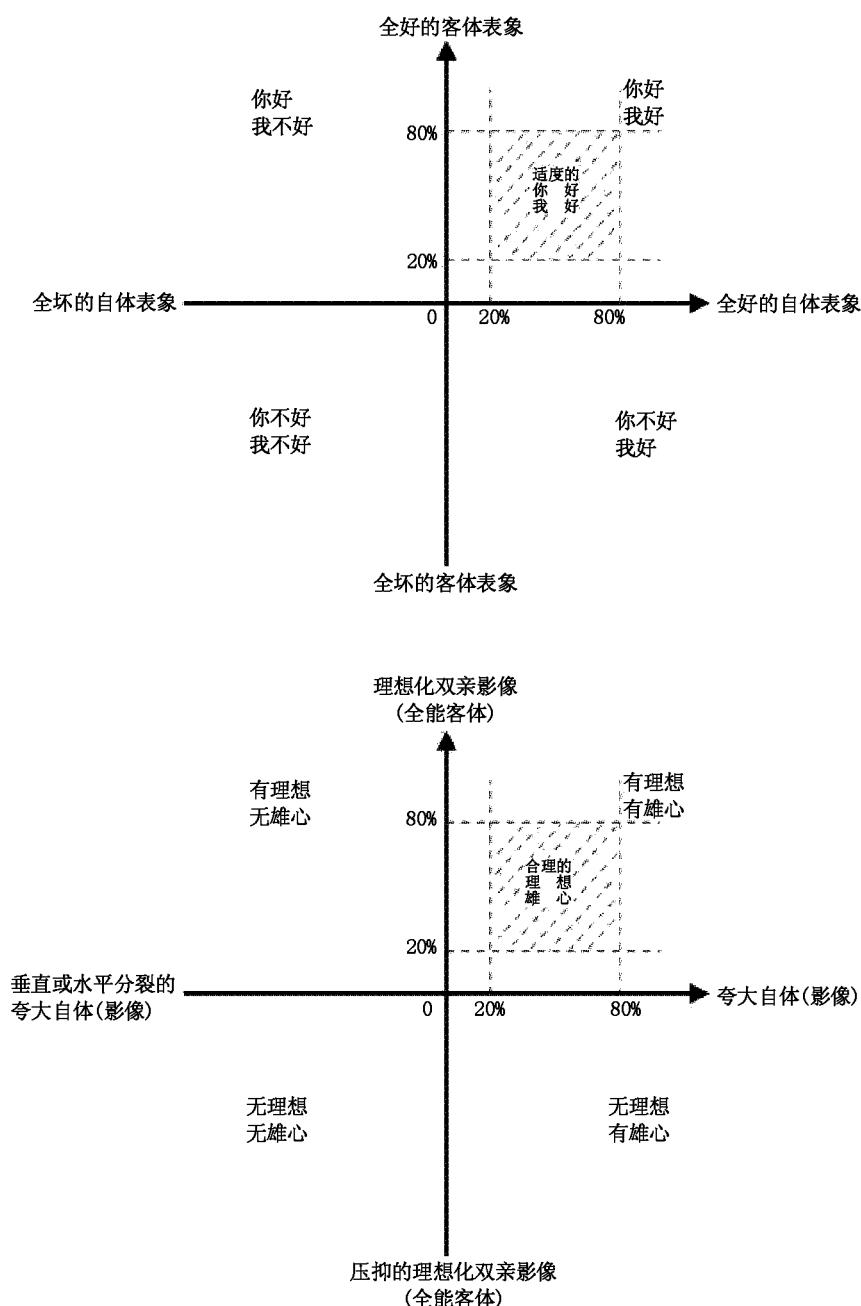


图2 内部客体关系与自体结构的类型

3 超我 vs. 内部客体 vs. 过渡客体 vs. 自体客体

1923年,弗洛伊德(2011)在论文《自我与本我》中正式提出了超我的概念。他写到,在自我中存在着一个等级,在自我内部存在着不同的东西,可以把它称作“自我理想”或者“超我”。当一个人不得不放弃性客体时,他的自我往往发生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只能被描写为在自我内部的一个客体的建立,就像在抑郁症中所发生的一样(弗洛伊德,2011)。这个“内部客体”的建立可能是通过“内向投射”和“认同”来实现的。因此,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中男孩通过认同父亲而放弃了对母亲的爱恋

(或者说,他与母亲充满深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内保留下来),通过这个认同,超我便从自我中分化出来,形成自我理想。与此相似,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发展的结果可能是她与母亲的认同作用的增强,这个结果将会使女孩的女性性格固定下来(弗洛伊德,2011)。自我基本上是外部世界和现实的代表,与自我形成对照的超我则是内部世界和本我的代表(弗洛伊德,2011)。因此,超我就是一种内部客体。

如前所述,克莱因是在超我的基础上发展了内部客体的概念。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之间的来回摆动促进了儿童早期心理的发展,并逐步从母

婴二元关系进展到有父亲加入的三元关系,而俄狄浦斯情结便是这种三元关系的原型。因此,弗洛伊德所定义的超我的形成实际上代表内部客体已经发展到一个高级的阶段。然而,克莱因大幅往前扩展了俄狄浦斯情结,她认为俄狄浦斯情结在生命的第一年就已开始,而超我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生命的头几个月(Klein et al., 2017)。如此扩展的超我实际上就是内部客体。

卡利格等人(2021)使用内部客体这个概念来表示自体头脑中对他人的表象,以区别内部客体关系。在此将内部客体拓展为:自体表象、客体表象以及相应的情感。这么做有两个理由:(1)个体在心理内部是把自体作为客体来体验的,因此,内部客体必然包括自体表象。(2)内部客体可以方便地与自体客体进行衔接。如此定义的内部客体与内部客体关系的含义基本一致,但在用法上也有一些区别。

如图1所示,通常将人格结构(自体结构)的发展和形成理解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横向”代表个体在人格发展过程中(尤其在起关键作用的早期:六七岁以前)某一个时点(或时段)形成的局部结构,通常采用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配对”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方式能够彰显“客体关系”:一个自体表象对应一个客体表象,而心理结构则由这些“自体表象-情感-客体表象”的“束丛”“分层”(layering)而构成。“纵向”则代表个体在人格发展所有时间段上(六七岁以前为最重要阶段)的累积,如图1所示,左右两边分别代表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的累积,如果分化相对良好的话,这两个部分宛如人格结构的两个“实体部分”(当然不是实体)。

在自体心理学的语境里,雄心和理想分别代表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发展的累积,它们形成了自体结构的两个部分(中间部分是天赋和技能),因此,自体结构侧重于纵向维度。内部客体关系强调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的配对关系,因此,侧重于横向维度。而内部客体则更多强调由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累积而成的整体和成片的结构,因此,侧重于纵向维度。当然,从纯粹的理论角度来看,内部客体可以方便地表达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而内部客体关系则只方便表达横向维度。横向和纵向并非泾渭分明,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在“基本上”统整的自恋人格(科胡特定义的)和健康人格结构里,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分化得比较好,“配对”的感觉大家就比较

少。而在边缘状态的人格结构里,自体表象和客体表象比较破碎和分裂,人们就很容易被卷入“配对”的感觉。

举例来说,在前述边缘人格障碍个案的一次分析中,分析师迟到了几分钟,个案爆发了巨大的愤怒,他对分析师喊道:“你这是故意在整我!”很显然,此时一个内部客体关系配对就产生了:个案弱小的自体表象对应分析师残忍的客体表象。在这里分析师感觉到强烈的“配对”(移情)卷入。相对地,前述自恋人格障碍个案的分析工作却一直在和风细雨中推进,个案对分析师的理想化移情长期在背景中运作(内隐过程)。理想化移情代表了如下配对:个案优越的夸大自体对应理想化的分析师影像。这些“好的”自体影像和客体影像是相对整合且分化得比较好的,所以,大家“配对”的感觉就比较少。

费尔贝恩构建的人格结构包含三个自我-客体配对(横向维度):中心自我-理想客体、力比多自我-兴奋性客体、反力比多自我-拒绝性客体(格林伯格,米歇尔,2019)。它们之间的动力是:(1)中心自我利用攻击直接潜抑了:力比多自我和兴奋性客体;反力比多自我和拒绝性客体。(2)反力比多自我联合拒绝性客体利用攻击间接潜抑了力比多自我和与之连接的兴奋性客体(费尔贝恩,2022)。潜抑本身即为一种分裂的过程(schizoid process);而自我的分裂(splits in the ego)更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每个人分裂的程度有别(费尔贝恩,2022)。攻击终究附属于力比多,且基本上代表婴儿在力比多关系中对剥夺和挫折的反应(特别是与母亲分离的创伤)(费尔贝恩,2022)。因此,这些动力过程导致自我分裂为三种:“中心自我”属于与母亲关系中具有安慰性的、令人满意的、好的部分,而“力比多自我”和“反力比多自我”连接坏的内部客体可能成为病理部分,这三种自我构成自我结构(ego structure)。与自我结构配对的是客体结构。自我结构与客体结构也是发展累积(纵向维度)的结果,其整合程度随着分裂的减少而提高。因此,费尔贝恩的人格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图3将费尔贝恩(2022)的人格结构图按照“左边自我(表象)、右边客体(表象)”的分布方式重新绘制,该图可以清晰地呈现纵横交错的人格结构风貌。后续科恩伯格发展了侧重于横向维度的内部客体关系,而科胡特发展了侧重于纵向维度的自体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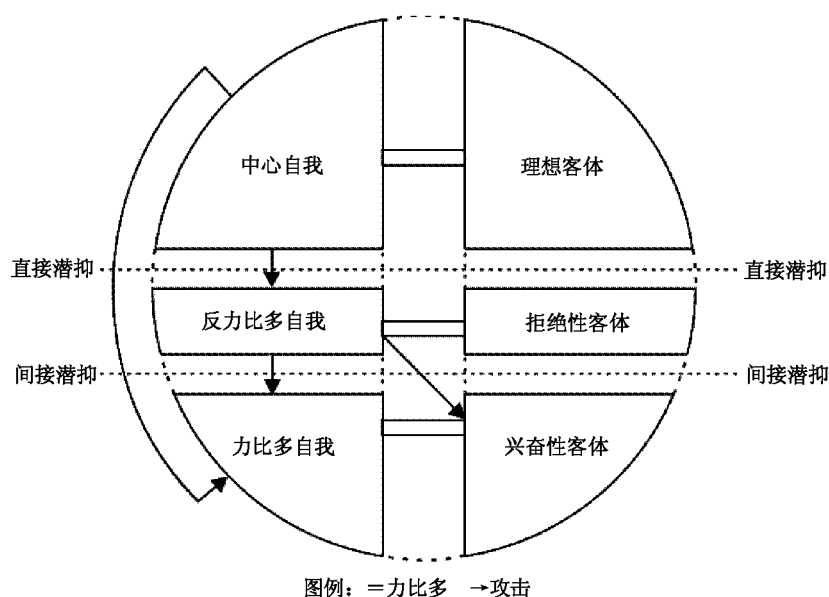


图3 重新分布的费尔贝恩的人格结构图

过渡客体和过渡现象是温尼科特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他说,每一个个体被限制性膜分成内部和外部,也可以说每个个体都有一个内部现实;但是,在内部和外部之间还存在一个人类生活的第三部分:是一个内部现实和外部生活都对之有贡献的中间体验区域;这个中间区域便是过渡客体和过渡现象(Winnicott,2016)。在这个区域充满了幻想、梦、创造力以及文化等。过渡现象可能出现在婴儿4~12个月期间,随后持续到儿童期。过渡客体起源于婴儿对母亲的依恋关系,当母亲偶尔“恰到好处”地不在场时,婴儿和过渡客体(那些被婴儿使用过的柔软的物品和其他类型的物品:被子或其一角、柔软或坚硬的玩具、一个词或调子等)之间发展了替代性的依恋关系。可以看到,当母婴关系发展良好的时候,孩子对过渡客体的需求就没有那么旺盛;反之,当母婴关系发展不太良好时,孩子对过渡客体的需求则相对明显,有一些孩子可能发展出病理的需求,比如,偷窃(Winnicott,2016)。当然,过渡客体(过渡现象)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孩子成年后可能发展出想象力和创造力等;也可能发展出恋物癖、成瘾等病理现象。过渡客体的成熟形式就是艺术品、科技产品、文化产品以及游戏和工作等。心理咨询情境也可以被视作过渡空间,咨询师其实就是来访者的过渡客体。如果从一个人永远不会完美、永远需要客体支持的角度来看,那么所有客体都是过渡客体;这样定义的过渡客体不妨称作“自体客体”。

自体客体是科胡特的一个发明,他写到,人们不能混淆以下两种自体客体。(1)古老的自体客体:

早期生活中所正常需要的;后来在自体障碍中被长期需要的,或那些没有自体病理的人在某些特殊压力阶段所需要的。(2)每一个人终其一生为了心理的生存所需要的成熟自体客体。古老的自体客体与自体客体发展的开始阶段有关(科胡特,2011)。如果“古老的”(早期的,主要是六七岁以前)自体客体对自体的回应大体上是共情协调的,那么个体将形成统整的自体结构;反之,如果古老的自体客体对自体的回应是非共情和创伤的,那么,个体将形成有缺陷的自体结构。无论自体结构是否统整,古老的自体客体都决定了个体后来的人格特征以及与他人(自体客体)的关系模式。因此,古老的自体客体可以等价于内部客体。因为同样地,内部客体是由早期客体关系模式和依恋关系演化而来的关于自体 and 客体的表象,它基本上决定了孩子成年后与他人(外部客体)的关系模式和人格特征。

综上所述,自体客体实际上是涵盖内部客体、过渡客体以及外部客体的综合概念,它打通了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如图4所示。自体客体也是非常具有精神动力学特征的一个概念,古老的自体客体(早期形成的内部客体)决定了成人如何选择其后来成熟的自体客体(外部客体)。

例如,前述边缘人格障碍的个案因为拥有残酷的超我或者糟糕的内部客体,所以他无法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并很难获得成熟自体客体的支持。相对地,前述自恋人格障碍的个案却拥有比较良好(虽有缺陷)的古老自体客体,因此她可以发展稳定的人际关系并获得成熟自体客体的支持。对他们来

说,分析师就是过渡客体,亦即自体客体(广义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构建人格结构可以有两种方式:侧重于横向维度的内部客体关系和侧重于纵向维度的内部客体(古老的自体客体)。下面将弗洛伊德定义的人格结构与自体结构进行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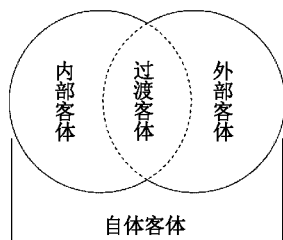


图4 自体客体与内部客体、过渡客体、外部客体的关系

4 本我、自我、超我 vs. 雄心、技能、理想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理过程的连贯组织,这便是他的“自我”。自我控制着活动的方法,即控制着向外部世界释放兴奋;自我是管理着他自己所有的形成过程的心理力量;压抑也是从这个自我发生的。自我依托在本我的表层,自我企图把外部世界的影响施加给本我和它的趋向,奋力用现实原则代替在本我中自由地占主导地位的快乐原则(弗洛伊德,2011)。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和分解,孩子认同同一性别的父母一方而从自我中分化发展了超我,这个超我提供自我典范、理想以及道德禁抑。这样,由本我、自我、超我组成的人格结构也就建立起来了。超我并不仅仅是本我最早的性爱客体选择的一个印迹,它还代表一个反对这些选择的强有力的反向形成。比如,超我可以要求自我:你应该像你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你不可以像你的父亲(或母亲),这意味着有一些事情乃是父亲(或母亲)的特权(弗洛伊德,2011)。

本我是力比多的大量储存器。从一开始,本我积聚了所有的力比多,这时,自我仍在形成中,或者还很虚弱。本我将一部分力比多发送到性客体能量贯注中去,于是长得壮实的自我试图捉住这个客体力比多,并且把自己作为爱的客体强加于本我(弗洛伊德,2011)。

通过这个过程,本我的力比多就解除了性欲或“升华”转化为自我的力比多。超我是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那么,力比多既然可以从本我流向自我,也就可以流向超我。如果人格结构发展良好,力比多便可以顺畅地从本我流向自我和超我。这样,在超我的指引和规范下,自我适应地调节着本我的力比多,将其源源不断地引流至生产性的目标抑制的

活动,一个充满活力的、内聚的人格结构得以达成。

然而,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抑郁症、边缘人格障碍等)超我可能变得异常严酷,使用残忍的暴力激烈地反对自我。这是怎么发生的呢?一般来说,抑郁症中的死亡恐惧只能有一个解释:自我放弃自己,因为它觉得自己被超我所憎恨和迫害,而不是被超我所爱。所以,对自我来说,生存与被爱(被超我所爱)是同义的。超我实现保护和拯救功能,这件工作在早期是由父亲(母亲)来完成,以后由上帝或命运来完成(弗洛伊德,2011)。因此,可以假设,超我的性质(爱的还是恨的)决定了超我对待自我的方式:慈爱的还是残暴的,或者说决定了在超我中是力比多还是死本能(攻击驱力)占据优势地位。当然,进一步的问题是:超我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弗洛伊德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如前所述,这件工作由早期的父亲(母亲)来完成。然而,弗洛伊德并没有就此继续深入。他的驱力理论未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心理学看来这个问题当然就迎刃而解了。

驱力理论更多地从人类的生物特性出发来构建的,它认为推动人类心理发展的动力就是力比多。而在科胡特看来,推动人类心理发展的动力是自恋(力比多)。如前所述,如果自恋发展顺利,个体将达成统整的自体结构(雄心、天赋和技能、理想)。如果自恋发展受阻,自体结构将呈现缺陷,抑郁症便是其中之一。在自体心理学看来,抑郁症的个体既可能丢失了理想目标,也可能缺乏行动的信心(雄心)。通常来说,自体结构的理想非常接近超我的含义,因此,抑郁症的理想常常内化了一个反对自体的坏的意象。很显然,这样一个“坏的”理想是由早期的自体客体与自体的创伤性的互动关系产生的。这也就解决了前述超我的性质问题:超我的好坏是由早期儿童与养育者(父母)互动关系的好坏来决定的。

婴儿的夸大自体是自恋力量的源泉,这需要母亲(以及父亲)恰到好处的镜映(mirroring)方可达成现实的雄心。因此,自体结构的雄心依然是通过自体与早期的自体客体的互动关系产生的。也许雄心的能量可以简单地被视作:在驱力理论里的由力比多升华的自我力比多,也就是自恋力比多。当然,“天赋和技能”既包括从本我到自我的先天遗传素质,也包括后天认同习得的适应环境的自我的技能和才能。

综上所述,虽然驱力理论的人格结构和自体心

理学的自体结构来源于不同的元心理学假设,但可以近似地将后者视为前者的“升华版”。超我连接理想以及力比多升华为自我力比多(自恋力比多)就桥接了这两个结构理论。这就是,由“本我→自我→超我”(箭头代表力比多的流动方向)“升华”为“雄心→技能→理想”(箭头代表自恋力比多的流动方向)。可以粗略地将后者视作:前者“甩掉”了本我后剩下的“自我→超我”结构,中间加入由本我和自我分解出来的技能和天赋而构成,而力比多转化为自恋力比多流向理想。

如前所述,前述边缘人格障碍的个案具有严酷的超我,他感到自我也是低劣的,因此力比多无法从本我顺畅地流向自我和超我,所以他感到空虚且无法投入任何工作。相对地,前述自恋人格障碍的个案拥有良好的雄心以及出色的才华,所以自恋力比多可以从雄心顺畅地流向技能,却不能顺畅地流向理想。因为其理想被压抑,她对工作缺乏热情且抑郁。当她进入分析情境并发展出理想化移情之后,经过3年多的分析工作,其理想已基本修复(找到她钟爱的职业)。至此,自恋力比多可以顺畅地从雄心经由技能源源不断地流向理想,一个统整的、内聚的自体结构得以达成。

5 人格结构与自体结构:从弗洛伊德到科胡特

综合上述分析,发现以下相关性。(1)夸大自体即是全好的自体表象,理想化双亲影像即是全好的客体表象,同样,由夸大自体转化而来的合理的雄心即是适度好的自体表象,由理想化双亲影像转化而来的合理的理想即是适度好的客体表象。(2)超我是一种内部客体,自体客体涵盖内部客体、过渡客体、外部客体。(3)科胡特从自恋发展的角度构建的自体结构(雄心→技能→理想)可以被视为弗洛伊德从力比多发展的角度构建的人格结构(本我→自我→超我)的“升华版”。

从以上相关性可以看出,精神分析人格结构理论的主要发展脉络就是: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纵向维度)到费尔贝恩的人格结构(纵横交错)再到科恩伯格的内部客体关系(横向维度)和科胡特的自体结构(纵向维度)。因为超我是一种内部客体,当它变得异常严酷时,它就是坏的内部客体,这可能导致抑郁症等。因此,自我的功能不是协调超我与本我的冲突,而是如何整合或修复坏的超我。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实际上预示了客体关系理论的发展。费尔贝恩(2022)认为,力比多基本上不是追求享乐,而是追求客体。所以,他构建的人格结构具

有三组客体关系配对,呈现出纵横交错的复杂结构特征。科恩伯格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侧重于横向维度的内部客体关系。科胡特在弗洛伊德和费尔贝恩的基础上发展了侧重于纵向维度的自体结构。

科恩伯格的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心理学均选择自体表象(夸大自体影像)和客体表象(理想化双亲影像)作为人格结构的基本构成单元,心理表象(意象、影像)已经成为精神分析(结构)理论和临床实践的核心基础单元。卡利格等人(2021)将内部客体关系(自体表象、情感、客体表象)作为人格结构的奠基石,他们采用身份认同、客体关系、防御风格、道德功能、现实检验等五个方面构建的人格障碍结构诊断法具有很强的临床实用性。很明显,自体结构(雄心、技能、理想)实际上是身份认同、道德功能更加结构化的表达,且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参见图2)。统整的自体结构既是自恋健康发展的结果,也是精神分析治愈的标准(科胡特,2011)。如前所述,统整的自体结构等价于整合的内部客体关系心理结构,因此,自体结构与内部客体关系具有相同的健康人格模型,它们各自的病理表现形态也颇具相似性,如图2所示。只不过前者更加适用于描述相对统整的自恋人格障碍,后者更加适用于描述相对不整合的、分裂的边缘状态。因此,自体结构与内部客体关系具有同源性。

人格结构理论处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位置,针对人格障碍的治疗已成为精神分析临床实践的重中之重。自体心理学偏重于对自恋人格障碍的治疗(科胡特,2012)。科恩伯格等人发展的客体关系理论在边缘人格组织的治疗上有很好的应用,这就是移情焦点治疗(Clarkin et al., 2012)。卡利格等人(2021)将身份认同(用来组织自体和人际功能)置于人格病理的客体关系理论模型的中心位置,并发展出从神经症人格组织到(高、中、低水平)边缘人格组织的由轻到重的人格病理的连续谱系。实际上,科胡特定义的自恋人格障碍也具有谱系化特征(可以定义为:自恋人格组织),它与神经症人格组织和高水平边缘人格组织大部分是重叠的,而边缘状态主要指中、低水平的边缘人格组织。因此,可以将人格组织水平的连续谱系由轻到重定义为:正常人格组织→自恋人格组织(神经症人格组织和高水平边缘人格组织)→边缘状态(中、低水平边缘人格组织)→精神病(科胡特,2013,2011;卡利格等,2021)。

针对上述人格障碍连续谱系的临床实践具有以

下特点。(1)在精神分析实践中人格结构(水平)的变化总趋势是:由重到轻移动,即:由边缘状态向自恋人格组织再向正常人格组织移动。(2)精神分析的治愈标准就是:统整的自体结构或者整合的内部客体关系心理结构。因此,自体结构与内部客体关系在临床实践中的整合趋势明显。

6 结语

由自体表象、客体表象与夸大自体(影像)、理想化双亲影像分别构成的人格结构与自体结构类型图(如图2),可以标示健康人格以及人格病理的不同类型和严重程度,可助力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从这些心理表象(影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可以揭示自体结构与内部客体关系的同源性。“雄心、技能、理想”也可以被视为“本我、自我、超我”的升华版。而超我是一种内部客体。内部客体(古老的自体客体)决定成人的人格特质以及对外部客体(自体客体)的选择。费尔贝恩(2022)将自我-超我演化成三个自我-客体配对,既宣告了客体关系背景下的人格结构的诞生,也开启了后续内部客体关系和自体结构的发展。所有这些表明,精神分析人格结构理论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和延续性。阐明这些联系和区别,既有利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整合发展(包括:构建整合、统一的精神分析人格结构理论模型),也有利于指导临床实践。

参考文献

Clair, M. St. (2002). 客体关系与自体心理学(贾晓明, 苏晓波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Clarkin, J. F., Yeomans, F. E., & Kernberg, O. F. (2012). 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移情焦点治疗(许维素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费尔贝恩. (2022). 人格的精神分析研究(刘时宁译). 高雄:无境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海因茨·科胡特. (2011). 精神分析治愈之道(訾非, 曲清和, 张帆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 海因茨·科胡特. (2012). 自体的分析(刘慧卿, 林明雄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海因茨·科胡特. (2013). 自体的重建(许豪冲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杰伊·R·格林伯格, 斯蒂芬·A. 米歇尔. (2019). 精神分析之客体关系理论(王立涛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Klein, M. (2014). 嫉羨与感恩(姚峰, 李新雨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Klein, M., Britton, R., Feldman, M., & O'Shaughnessy, E. (2017). 俄狄浦斯情结新解:临床实例(林玉华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叔本华. (2012).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段远鸿译).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 Winnicott, D. W. (2016). 游戏与现实(卢林, 汤海鹏译). 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2011). 自我与本我(张唤民, 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伊芙·卡利格, 奥托·F. 科恩伯格, 约翰·F. 克拉金, 弗兰克·E. 约曼斯. (2021). 人格病理的精神动力性治疗(仇剑崟, 蒋文晖, 王媛, 王兰兰译).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 张永洪. (2017). 自体心理学原理. 武汉:第五届中国精神分析大会论文. 2025-1-18 取自 https://www.sohu.com/a/148554423_370978.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Self Structure: From Freud to Kohut

Zhang Yonghong

(Wuhan Zhongde Psychiatric Hospital, Wuhan 430010)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presents a clear mainline: from drive theory and ego psychology to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n to self psychology. After comparing these theories through empathy - introspection method and combining them with clinical practice, the article found that the personality structure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also presents a main development trend: from Freud's personality structure (vertical dimension) to Fairbairn's personality structure (crisscrossing), then to Kernberg's internal object relation (horizontal dimension) and Kohut's self structure (vertical dimension).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 representation and grandiose self imago, and between object representation and idealized parent imago. The self structure (ambition, skill, ideal) can be seen as a "sublimated version" of the personality structure (id, ego, superego), which shares homology with the internal object relation (self representation, emotion, object representation). The article elucidates these correlations and continuities,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psychoanalysis; personality structure theory; correlation and continuity; integration